

和平戰線文叢

羅馬尼亞·彼得·約瑟夫等著
黃賢俊譯

密碼

文光書局印行

和平戰綫文叢

密

碼

羅馬尼亞彼得·約瑟夫等作

黃賢俊譯

大光書局印行

譯自“羅馬尼亞評論”第四卷第二期

和平戰綫文叢

16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

上海造0001—5000冊

人民日報出版

上海虎丘路八十八號

總133 36開 136面 ¥4,5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前記

我懷着激動的心情譯完了羅馬尼亞的兩篇小說，使我禁不住想起捷克斯洛伐克和平鬥士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，因為它們的主題都是相同的，一方面暴露了法西斯主義者及其幫兇們的無恥嘴臉，一方面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威武不屈的崇高品質。它們都是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用血淚寫成的作品。

這兩篇小說，都譯自羅馬尼亞評論第四卷第二期，又從其中譯出論羅馬尼亞短篇小說的新主題（無作者署名）一文作為附錄。

這兩位作者都是現代羅馬尼亞的傑出作家。彼得·約瑟夫（Petre Iosif）是小說作家，寫了很多短篇小說。除了這篇密碼（The Cipher）以外，還有一篇鉛筆（The Pencil），也是處理這一類題材的。納基·伊斯特凡（Nagy Istvan）

是羅馬尼亞境內匈牙利族的工人作家，過去曾坐過獄。這篇著作權(Copyright)可能是作者所經歷的真實故事。

關於作品的本身，在附錄文中也有說明，我不在這裏多說了。

譯者 一九五二年國慶節

目次

前記

密碼

著作權

附錄

論羅馬尼亞短篇小說的新主題

一二〇

三九

一

一

他狂熱地翻着書，把號碼逐一記在薄紙上：

34—10, 74—14, 25—6, 67—2

再寫幾個號碼，他就完事了。他已工作了十二個鐘頭，從未間斷，號碼一定要寫得小，盡可能的小，以便都能容納在那張小紙上。

89—7, 112—5, 36—16, 58—3

準備好了。給縣委會的密碼報告已經寫好了。

他合上了那本磨損了封面的書，這是克利安加故事集的普及本。他童年的情景閃過了他的腦海：『裝有兩個辨士的小錢袋』，『一隻山羊和三隻小山羊』。

杜多爾費勁地從座位上站起來。他感到好像有人按住他的肩頭。他不知道

是不是因爲坐得太久呢，還是因爲屋子裏沒有生火爐冷得身子不靈活。

還有一個鐘點他才可以去會晤一個姑娘，把這份報告交結她。

他想伸直手脚，然後把身子躺在長木凳上，用破毯子蓋起來。

他週圍的牆壁是白色而起泡的。他望着對面的牆，這兩個星期裏面發生的事件，恍如映在銀幕上一樣在他眼前顯現出來。

這是剛過午夜後的事情。他剛從一個地方委員會會議回來。費了好些力氣，他才脫掉了大衣。他的僵硬的手指尖幾乎解不開鈕扣。……突然，一輛卡車在屋子前面停住，使得那座郊外小屋的低低的天花板下的電燈泡搖擺起來。……聽到了一聲乾咳，於是引擎停住了。……沈寂了半晌，接着狗開始狂吠起來，從這條街擴展到那條街，一直消失在遠方。

杜多爾把領結握在手裏，不動。一扇窗戶打開了。牙齒脫落得精光的房東太太尖着嗓子盛氣凌人地問道：

『是誰呀？』

有人正在試開那扇鎖着的門，他們私語了一陣之後，一種憤怒而壓得很低的聲音回答道：

『太太，別那麼高聲……你要把左右鄰舍驚醒啦。我們是杜多爾的朋友……開門吧！』

『朋友？……』

他明白了。

他立即走近後窗，拉開窗門，跳到院子裏，於是障礙賽跑開始了。他從一個院子跑到另一個院子，快得連狗都來不及嗥叫……

他到底跳過了幾道籬笆，甚至有許多刺扎在他手上，他都沒有感覺得到呢。

現在，他逃得很遠了。街上沒有人影。他倚着電線桿子，喘着氣。二月的

夜愈來愈顯得可怕地乾冷，他却渾身是汗。

他必須趕到車站搭上第一次列車，顯然，是他們已經逮捕的什麼人告發了我……，他們或許跟蹤着我，沒讓我……知道……

他慌忙朝着車站走去。那是一段相當長的路。他緊挨着房屋的牆壁在黑暗裏前進。這種警戒是沒有用的。四下裏沒有一個人。他到了，街角裏一盞路燈投射出一圈藍光，他剛要踏進這塊照亮的地面，但又趕緊退向後面。在小方場的黑暗裏，幾個燃着的烟頭緊張地晃動着，活像貓兒眼。……

『我明白了！車站裏也有人監視着。』

他回頭就走，消失在他來時穿過的街道的黑暗裏。

朋友的面貌和地址在他的心裏閃現着。他們只有幾個人，其中沒有一個是相當安全的。這個城市太小了，人們彼此都很熟悉。

他走到了城郊。一個哨兵。他趕忙退回來。他感到胸口和背上針刺似的

痛，他的兩耳早已凍得發麻了。

他但願黑夜永遠不完。天一亮，叫他怎麼辦呢？

他又走到了另一條邊界。又有一個哨兵。

汗水在他的額角上凝結了。他多麼渴望把手放在一個溫暖的火爐上面啊！他將把通紅的火炭兒握在手掌裏，從這隻手轉到那隻手，跟人家數栗子一樣。

是啊！當然！他怎麼會沒有想起鐵路司爐伊昂呀……？

他開始奔跑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到達那間小屋子的。他輕輕叩着窗戶，窗口只有一方手絹兒那麼大小。門開了，在泥地上留下一條痕跡。一個白色的人影。在狹小的門檻上，兩個人親熱地握着手。於是，司爐說話了，好像把他當作一個在星期日下午尋常訪問的朋友。

『喂，同志！你真是一位稀客！』

杜多爾想，現在一定是早晨三點鐘了。他在那個人的親切的問候中感到這麼多的溫暖，以至他想說的話梗在喉嚨裏說不出來了。他只能夠從他咬緊的牙齒縫裏低聲說：

『伊昂同志，同志！……』

伊昂注意到他的客人正劇烈地打着哆嗦。他也感到一陣冷戰，他只穿着一件薄襯衫。他的長襯袴裹在光腿上，兩腳神經質似地在冰冷的泥地上輕躁着。『我們到廚房裏去吧。爐裏可能還有一點兒火。我聽到雷努莎也起來了。』

*

*

*

*

那女人並不怎麼歡迎他。當他們打開門的時候，她在灶前縮做一團，過度費力地吹着火。

即使當伊昂向她說話的時候，她也不掉過頭來看：

『雷努莎，我們有客人來了。你記得吧，這位朋友去年曾經來看過我們一

次。』

『是啊，』她咕嚕着，『好像我們自己的麻煩還不夠哩。』她繼續吹火，比先前吹得更起勁。

伊昂窘迫地笑了笑，喃喃地說：

『女人總是理解遲鈍……我曾經一再給她解釋過……可是別担心。她這樣搞慣了，但他跟我們是一道的。』

現在火旺了，樹枝噼噼啪啪地燃燒着。

女人歎口氣，站了起來，向他們盯了好一會兒，好像拿不定主意似的，後來她終於開口說：

『喂，看老天爺的份上，去穿些衣服吧，不然你要着涼啦。還有你，這樣冷的天氣，晚上滿街的跑，也不穿一件外衣？』

杜多爾就告訴他們出了什麼事，並且說：當他跳出窗口的時候，壓根兒沒

有想到他的帽子和大衣。

女人的眼睛裏顯出了一抹憐憫的陰影。

『而且「那裏」連火爐都沒有啊。』

*

*

*

*

此後，他們再沒有問他什麼問題了。

這兩個星期，當伊昂白天在機器間工作的時候，他曾設法使她『理解。』他有沒有成功呢？

開頭是十分困難的。

『我知道伊昂是個誠實的好人。他不喝酒，也不打我。可是我為什麼挑這個已經結過婚的人呢？世界上沒有結過婚的人有的是……他剛逃跑回來，他幾乎死在克里米亞。現在他們動員他在國內工作，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司爐。這地方所有的人都死在頓河了。老天既然饒了他，為什麼現在他要落在他們的手

裏呢？我說，你應當想到這一點。」

婦人暫時停止了談話。她通常蒼白而下陷的兩頰紅了起來，她一直凝視着爐火的眼睛也發亮了。她慌忙在胸前劃了幾個十字，繼續輕輕地說：

『沒有用的。政府的力量比我們大得多……』

杜多爾拼命地抓緊『我們』這兩個字。

此後每一天中，老是盯着爐火的女人，話越說越少了，而他却越說越多
了。

他又懷疑着：

『我多少有沒有成功呢？』

有一次，當一場熱烈的討論到達最高潮時，她打斷了他的話，杜多爾覺察到她的聲音裏帶着一絲驕傲。

『我也曾經把一捆捆的宣言送到機器棚去多少次了！……』後來她似乎要爲自己辯解，又接着說：

『當然，祇是幫助伊昂罷了……』

那一晚伊昂下工回來的時候，她更爲熱情地歡迎他。

『我成功了嗎？』杜多爾第三次懷疑着。

*

*

*

*

銀幕上的圖畫消失了。牆上重新顯出了白色，亂糟糟地粘着粉刷牆壁時刷子上落下來的鬚毛。

他該走了。他丟開代替火爐的毯子後，就從長木凳上站起來。

他帶着一些挖苦的神情望着掛在門鈎上的龐大的外衣，這是伊昂給他準備的。

司爐是沒有大衣的。他倒願意把這一件給他。在工作日和休假日，他穿着

一件補過的羊皮大衣。

他的兩手隱沒在袖管裏面，下垂的袖管活像兩節銹爛的煙囪。他從桌上檢起那份報告，把它摺疊了好幾下，疊得只有栗子那樣大小。然後，他把它揣在右邊的口袋裏。

他輕輕地打開廚房的門。

雷努莎正蹲在爐前，像第一夜那樣。她在攪動爐中的炭火。

一聽到門吱嘎一聲，她就輕快地站起身來。

她看見他已經穿上大衣。她的眼睛裏閃出抱歉的陰影，她直率地問：

『你走了嗎？』

『是的，雷努莎。』

『伊昂會感到不安的。』

『他知道的。』